

「夢」是我們生命中常有的體驗，也經常聽到「人生如夢」這句描述生命短暫與虛妄的話語。一般人理性上都了解「夢」是自己的意識所變現出來的幻相，並非真實，但這種體悟，卻必須在夢醒之後，才能獲得，正在做夢的人，夢裡的一花一草，山河大地，一切的人事物、喜怒哀樂、生離死別、榮辱得失，竟是那麼的真實。

佛門課誦本（第 156 頁）上有一句偈：「南柯一夢屬黃粱」。有關「南柯一夢」的典故，出自唐朝李公佐《南柯太守傳》之《太平廣記》卷四百七十五，該傳記係記述唐代、東平人淳于棼的一段生命奇遇……。

淳于棼，是個喜歡交友漫遊，講義氣的人。他愛喝酒，意氣用事，做事不拘小節，家裡積累了巨大的產業，養了一些豪傑之士，曾經靠武藝被補充缺額任淮南軍隊的副將，因為酒後狂言觸犯了主帥，被撤銷官職後飄泊流浪，行為放縱不受拘束，每天只是喝酒。他住在廣陵郡東十里，居住的宅南有一株大古槐樹，枝幹長而濃密，覆蓋了幾畝地的蔭涼，淳于棼天天和一群豪邁之士在樹蔭下痛快地喝酒。

唐朝貞元七年七月九日，淳于棼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，當時有兩個朋友從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，躺在堂屋東面的走廊裡。兩個朋友對他說：「你就睡一會兒吧，我們兩個人餵餵馬洗洗腳，等你的病稍好之後再走。」淳于棼解下頭巾枕上枕頭，昏昏沈沈、恍恍惚惚，彷彿像夢一樣……看見兩個穿紫衣的使者，對著他行跪拜之禮說：「槐安國王派我們邀請你。」他不知不覺地走下床，整理一下衣服，跟著二位使者到了門外，看見青油小車，套著四匹公馬，左右隨從七八個人。他們將淳于棼扶上車，出了大門，一直向古槐樹的一個洞穴走去。使者隨即趕著車進入洞穴裡，淳于棼心裡感覺很奇怪，卻也不敢發問。

忽然看見山川風物、草木道路，和人世很不一樣。再往前走了幾十里路，有外城城牆、車馬和行人，在路上連續不斷。淳于棼身邊跟隨著的供呼喚支使的人，呼喚得很嚴厲，行人也急忙向道路兩側躲避。又走入一個大城，紅色的大門，重疊的樓閣，樓上有金色題寫的字，叫「大槐安國」。城門官跑上前來行禮，又奔走招呼，接著有一人騎馬呼喊著說：

「國王因為駙馬從遠方來，讓他暫且到東華館休息。」於是在前面領路，很快看見一個門大開，淳于棼下車走了進去。裡面是彩繪雕花的欄杆和柱子，美觀的樹木，珍貴的果實，一行行地栽種在廳外。桌椅、墊子、門簾和酒席，陳列在廳外，淳于棼心裡很高興。接著有人喊道：「右丞相快要到了。」淳于棼走下臺階恭敬地迎接，有一個人穿著紫色的朝服，拿著象牙手板急步走來，賓主之間相互行禮之後，右丞相說：「我們的國君，不因為我國遙遠偏僻，把你迎來，結為婚姻親家。」淳于棼說：「我自己只有個卑賤的身軀，怎麼敢想這樣的事呢？」右丞相於是請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裡。走了大約一百多步，進入一個大紅門，左右手持矛戟斧鉞的武士，排列兩側，幾百個軍官在道邊迴避。淳于棼有個平生一起喝酒的酒徒叫周弁的，也在人群中。淳于棼心裡很高興，卻不敢上前問話。右丞相領著淳于棼登上一座寬敞的宮殿，御衛非常嚴密，像是帝王的住處。只見有一個人又高又大端莊嚴肅，坐在正中的位置上，穿著白色的錦服，戴紅花冠，淳于棼身上戰慄起來，不敢抬起頭來看。左右的侍者讓淳于棼叩頭，國王說：「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，不嫌棄我們是個小國，允許讓我的二女兒瑤芳嫁給你。」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，不敢回話。國王說：

「你暫且到賓館去，過後再舉行儀式。」有了皇上的旨意，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了館舍。淳于棼思考著這件事。心裡以為父親在邊界做將軍，因為被敵人捉去、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或者是父親與北蕃暗中來往，才帶來現在招為駙馬這件事。心裡很迷惑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

這天晚上，結婚用的禮物，又氣派又排場。跳舞彈唱，酒席燈燭，車馬禮物等等，沒有不備足的。有幾十個女子，演奏各種奇異的音樂，樂聲曲折清亮，曲調卻很淒涼悲傷，不是人間所能夠聽到的。又有三個人，穿戴得很神氣，走上前對淳于棼行禮說：「我們是遵照命令做駙馬儀相的。」其中一個人與淳于棼是老朋友，淳于棼指著他說：「你不是馮翊的田子華嗎？」田子華說：「是的。」淳于棼走上前，握著他的手談過去的事談了很久。淳于棼對田子華說：「你為什麼住在這裡？」田子華說：「我隨意遊玩，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知遇和賞識，所以就在這裡安身了。」淳于棼又問他說：「周弁在這裡，你知道嗎？」田子華說：「周生是個尊貴人，擔任司隸的職務，權勢很大，我多次蒙受他的庇護。」兩個人說說笑笑很高興。不久傳來聲音說：「駙馬可以進來了。」三個男儀相解下武器衣帽更換了新衣服，田子華說：「想不到今天能親眼看到這麼盛大的婚禮，不要忘記我。」又有幾十個拿著燈燭領路的人，左右兩邊是金色和綠色的屏障，上面鑲著玲瓏精巧的彩色裝飾的碧玉，一連有好幾里地長，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車子裡，心神恍恍惚惚，很不安寧。到了一個宮門，門上寫著「修儀宮」，一群女子紛紛地來到門邊，讓淳于棼走下車輦行禮，又作揖，又道謝，一會兒前進，一會兒後退，禮節和人間的一樣，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，就看見一個女子，叫金枝公主，年齡大約十四、五歲，莊重得像神仙一樣。淳于棼與金枝公主結婚後，感情融洽，榮譽光彩一天天地興盛，進出的車馬衣服，遊玩宴會跟隨的賓客和侍從，僅次於國王。有一天，妻子對淳于棼說：「你難道不想做官嗎？」淳于棼說：「我放蕩慣了，又不熟悉政界之事。」妻子說：「你只是做你的官，我來幫助你。」妻子就告訴了國王，幾天後，國王對淳于棼說：「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，太守被我免職了，想借助你的才能，可以委曲你擔任這個官職嗎？就和小女兒一起去吧。」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國王的命令。國王就下令讓主管官員給太守準備好行李等用品。於是拿出黃金、美玉、綢緞，還有箱奩、僕妾、車馬等排列在寬廣的街道上，來為公主餞行。那天晚上，國王和王后在京城南門外為他們餞行，國王對淳于棼說：「南柯是國家的大郡，土地肥沃，能人很多，不實行愛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這個郡，何況還有你的好友周弁和田子華二人的襄助，你要勉力為之，以符合國家的期望。」王后告誡公主說：「淳于郎性情剛烈喜歡喝酒，加上又正在少年，做妻子的，貴在溫柔順從，你好好地侍奉他，我也不擔心了。南柯郡雖然離京城不算遠，早晚也不能天天見面，今天一離別，怎能不淚水沾濕巾帕。」淳于棼和妻子拜謝之後就向南去了。他們站在車上，騎士們簇擁著，說說笑笑十分歡暢，走了幾天就到了南柯郡。

郡裡的官吏們和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奏樂的車隊，武裝的衛士和車子，爭著來迎接，人馬喧鬧，熙熙攘攘，撞鐘打鼓到處一片喧嘩的聲音，連綿十多里。城牆和樓臺宮殿，充滿著吉祥的氣象。進入大城門，門上也有一個大匾額，上面題寫的金色大字「南柯郡城」，只見紅色的大門，門外面掛著表示威嚴的劍戟，威武森嚴。淳于棼一到任，就視察風俗民情，治療人民的疾病，政事交給周弁和田子華處理，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條。自從他

到南柯郡以來二十多年，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，百姓們用歌謠唱他，為他樹立了歌頌功德的石碑，在他生前就為他建了祠堂。國王很看重他，賞賜給他封地和爵位，居官至於三公宰相。周弁和田子華也全都因為政事處理得井井有條而聞名，也接連被提升到更高的職位上。淳于棼有五個兒子二個女兒，兒子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，女兒也嫁給了王族，他家的門第榮耀顯赫，一時達到了極繁盛的地步，當代沒有誰能比得上。

這一年，有個檀蘿國，來侵犯南柯郡，國王讓淳于棼訓練將官和軍隊去征伐檀蘿國，於是淳于棼上表推薦讓周弁率領軍隊三萬人，在瑤臺城一帶與敵人戰鬥。周弁剛烈勇敢輕率地冒進，他的部隊吃了大敗仗，周弁一人一騎，光著身子逃走，到晚上才回到城裡，敵人也收拾起軍用物資回去了。淳于棼於是囚禁起周弁向皇上請求處罰，國王全都赦免了他們。這個月，司憲周弁背上疽病發作死了。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，十多天後也死了。

淳于棼請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職務，護送公主的靈柩回都城去，國王答應了他，就讓司農田子華代理南柯太守的職務。淳于棼悲哀痛苦地護送靈柩啟程，威嚴的儀仗隊慢慢地走在路上，哭號的男女，陳設食品祭奠的百姓官吏，扯住車轆攔住道路極力挽留的人，數也數不清，就這樣回到了都城。國王和王后穿著白衣服在郊外痛哭，等候著靈柩的到來，授給公主的稱號是「順儀公主」。然後準備好華蓋和樂隊，把公主埋葬在國都東面十里的盤龍岡。這一月，已故司憲周弁的兒子周子榮護著靈柩回到國都。

淳于棼長期鎮守藩國，與滿朝文武、權貴人家和豪門大族，都相處得很好。自從罷去郡職務回到首都，出外或在家沒有一定的時間，而交往遊歷時跟隨的賓客隨從，也開始作威作福，並一天天地興盛起來。國王心裡已經有些疑忌和懼怕他了。這時國內有人上表說：

「天象表現出譴責的徵象，國家將有大災禍，首都都要搬遷，宗廟要崩壞，這災禍將由外姓人引起，禍患將由內部發生。」當時的議論認為各種天象的出現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分的反映，於是就撤銷了淳于棼的衛士，禁止淳于棼隨便遊玩，把他軟禁在家裡。淳于棼依依仗著自己多年來鎮守南柯郡，一點也沒有不良的政事，只因謠言而引起國王的怨恨和疏遠，心裡煩悶不快樂。國王也了解他的心思，因而命令淳于棼說：「我們結成親屬二十多年，不幸小女兒短命而死，不能與你白頭偕老，實在令人悲痛哀傷，所以王后留下外孫親自養育。」又對淳于棼說：「你離家已經很久了，可以暫時回家鄉去，看望一下親戚，幾個外孫留在這裡，你也不要掛念他們，三年以後，我會讓他們去迎接你回來。」淳于棼說：「這裡就是我的家，怎麼還要回家呢？」國王笑著說：「你本來在人世間，家不在這裡。」淳于棼忽然覺得像似在昏睡，迷迷糊糊地，很長時間之後，才突然想起從前的事，於是流著淚請求回到人間。國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，淳于棼拜了又拜之後走了。

此時又看見那兩個紫衣使者跟從著，走到大門之外，看見乘坐的車子很破舊，左右支使的人和車夫僕人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心裡很感歎奇怪。淳于棼上車走了大約幾里地，又走出一個大城門，很像是從前向東走，來大槐安國時的道路，山川和原野，仍然像從前一樣。送他的兩個使者，一點威嚴的氣勢也沒有，淳于棼的心裡更加不痛快。淳于棼問使者說：

「廣陵郡什麼時候能到？」兩個使者自顧唱著小調，很久之後才回答說：「不一會就到了。」不一會兒走出一個洞穴，又看見自己家鄉里巷，與從前沒有什麼兩樣，暗中悲傷起來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兩個使者領著淳于棼下車，進入他家的大門，登上自己家的臺階，看見自己的身體躺在堂屋東面的走廊裡，淳于棼很吃驚、害怕，不敢近前去，兩個使者於是大聲呼叫淳于棼的姓名，叫了好幾遍，淳于棼才突然醒悟像原先一樣。看見家裡的僮僕，正拿著掃帚在庭前掃地，兩個客人坐在床榻上洗腳，斜射的陽光還未從西牆上消失，東窗下沒有喝完的酒還在那裡放著。

夢中一會兒的時間，像是活了一輩子。淳于棼感慨思念歎氣不已，就叫過兩個客人把夢中的事說給他們聽。他們聽後也是又驚又怕，於是與淳于棼一起出去，尋找槐樹下的洞穴。淳于棼指著說：「這個就是我在夢中驚恐進去的地方。」兩個客人以為是狐狸精和樹妖作的怪，就讓僕人拿來斧頭，砍斷樹根，又砍去後來重生的樹枝。周圍大約一丈方圓，有個大洞穴，根部空空洞洞地看得清清楚楚，能容下一張床，上面有堆積的土，做成城郭臺殿的樣子。好幾斛螞蟻，隱藏聚集在裡面，中間有個小臺，是紅色的，兩個大螞蟻住在那裡，白色的翅膀，紅色的頭，長大約三寸，周圍有幾十隻大螞蟻保護著他，其他螞蟻不敢靠近。這就是他們的國王，這裡也就是槐安國的國都。又挖掘了一個洞穴，直上南面的槐樹枝大約四丈，曲折宛轉，中間呈方形，也有用土堆成的城牆和小樓，一群螞蟻也住在裡面，這裡就是淳于棼鎮守的南柯郡。又一個洞穴，向西去二丈遠，洞穴寬廣空曠，土洞的形狀很不一樣，中間有一個腐爛了的烏龜殼，像斗那麼大，在積雨的浸潤下，長滿了一叢叢小草，小草長得很茂盛，遮蔽著古舊的烏龜殼，這裡就是淳于棼打獵的靈龜山。又挖出一個洞穴，向東去一丈多，古老的樹根盤旋彎曲著，像龍蛇一樣，中間一個小土堆，高一尺多，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盤龍岡上的墳墓。淳于棼回想起夢中的事情，心裡十分感歎，親自觀看追尋跡象，和夢中全都符合。他不想讓兩個客人毀壞它們，馬上讓人們掩埋堵塞得像原來一樣。

這天晚上，風雨突然發作，早晨起來去看那洞穴，所有螞蟻都失去蹤跡，不知去了哪裡。所以先前說國家將要有大災難，都城要遷移，這就驗證了。又想起檀蘿國侵略的事，就請兩個客人到外面去尋訪蹤跡，住宅東面一里，有條古老的乾涸了的山澗，山澗邊上有一株大檀樹，藤和蘿糾纏交織，向上看不見太陽，旁邊有個小洞穴，也有一群螞蟻隱藏聚居在裡面，檀蘿國，難道不就是這裡嗎？唉，螞蟻的神奇，尚且不能考究明白，更何況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動物的變化呢？那時，淳于棼的好友田子華和周弁，都住在六合縣。他們和淳于棼已經十天沒有來往了。於是淳于棼趕緊派家僮去問候他們。原來周弁得了暴病，已經去世了，而田子華也重病躺在床上，昏迷不醒。淳于棼感慨人生的虛無空幻，榮華富貴也只是如夢般縹緲無常，從此不喝酒，也不接近女色。三年以後，是丁丑年，也在家裡死去，當時年齡是四十七歲。

淳于棼經歷這場南柯一夢，讓他了悟到看似真實的人生，其實跟夢境沒有兩樣，猶如過眼雲煙。「南柯一夢」這個典故，的確發人深省…以整個大宇宙來看，眾生的生命實在太短暫了，哪怕能活一百年，亦有如滄茫大海中的一個小泡沫，如此短暫無常，幻化不實，一切都只是我們業識的顯現，緣生緣滅，當體即空；即使在夢中順利得了功名，又能為官，甚至有一個美滿的家庭、子孫滿堂，享盡榮華富貴，卻短暫地像煮一碗黃粱的時間罷了。故佛門課誦本以這一句偈「南柯一夢屬黃粱」來警惕行者，要了悟生命的短暫無常，如夢如幻，以破除我們對諸行的執著，徹悟諸法的本然，寂滅一切的煩惱，回復人人本具的菩

提自性。這也是三法印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」的要義所在。

釋迦牟尼佛在《金剛經》中開示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此偈語係佛陀透過累劫的修持，究竟圓滿地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後，如實地告訴我們，一切諸法，皆是因緣所生，並無自性，緣起即生，緣散則滅，無常無我，如夢如幻，如露亦如電，虛妄不實。此係一切諸法的實相（緣起性空），亦是永恆不易的真理，乃諸法的本然，並非佛陀或任何人所創造發明，與有無信仰或信仰何宗教無關，更與生命態度積極或消極無涉。釋迦牟尼佛僅是將親自所證悟的真理，如實地為眾生宣說，應觀諸法如夢如幻，破除眾生對諸法的妄執，讓眾生得以破迷開悟，見諸相非相，入佛知見。古大德亦云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（即六道——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等六種生命狀態）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人生宛如南柯一夢，夢中的一切，感覺如此真實，眾生於大夢中，執妄為真，徒生愛憎，虛受生死，可謂無明而迷茫的生命。當大夢乍醒後，我們才能了悟到原來六道輪迴，乃至一切諸法的呈現，實在是如夢如幻，空無自性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「人身難得，如優曇花。」「得人身者，如爪上土；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。」人身難得，生命易逝，唯有慧命才能永遠長存。眾生於六道輪迴中，能獲得殊勝暇滿的人身，乃過去善業所感，難能可貴；但如果渾渾噩噩過一生，哪怕活了一百歲、一百二十歲，也不過像做夢一樣過得虛幻、空渺，那人生就毫無作用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不在壽命長短或貧富貴賤，而在能否於此短暫而無常的人生中，找到生命的方向，發揮生命良能，利用難得的人身，用心修福修慧，體悟生命真諦，點亮心燈，自夢中覺醒，徹悟本具不生不滅的菩提慧命！